

放生

初秋的一天清晨,我把宠养的一只乌龟放生了,这是一只正宗的中华花龟。

这天,我和妻子起个大早。既然放生,就让它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让新的生活早早开始。

这只小乌龟是三年前小孙女买的。后来,小孙女回郑州上学,就让我把小乌龟养起来,还说逢年过节都要回来看它,如果养不好,就拿我试问,我满口答应。童心不可欺,我按照小孙女的交代,精心饲养。

小乌龟渐渐长大,从铜钱大小长到半个拳头那么大。原来的鱼缸小了,不能满足小乌龟的需要,我就网购了一个比较大的塑料盒子。盒子里有五颜六色的石子,还有假椰子树、供乌龟晒太阳的沙滩。小乌龟对新家很是喜欢。

最近几天,小乌龟突然变得好动、焦躁起来,有几次试着想从盒子里爬出来。一天早上,我给它喂食,没找到它,它竟逃出盒子,钻到了沙发下面。

我想小乌龟长大了,到了青春期,这个四面光滑的塑料盒子束缚了它的天性,它需要更加广阔的空间。

野生、野游、野长是它的天性。再说,我也不可能养它一辈子,毕竟乌龟是长生不老的吉祥之星。

于是,我和妻子商量放生小乌龟。和小孙女视频通话,征求她的意见。孙女说,她该上小学了,没有时间照顾,就放吧。童声里透出几分不舍和留恋。

放生的头天晚上,我把小乌龟洗刷得漂漂亮亮的,还特意给它加了餐。

路上,我和妻子商量在哪里放生。小湖有莲花,是一个澄净的地方,但容易干旱枯竭。大湖生物繁多,食物充足,但弱肉强食,怕它命亡。最后,决定放生白龟湖。适者生存,既然放生,就让它在大风大浪里锻炼。

清晨的白龟湖,曦光初露,湖水清澈,柳枝婀娜。在一处幽静的地方,我蹲下来,把小乌龟轻轻放在水里,它慢慢游动下沉,停了下来,似不愿离去,又像对新环境有些迷茫。

我有些不舍,把它捞上来又仔细观赏一番。再放入水中,小乌龟慢慢游向深处,不见了踪影。

第二天,我特意去看它,静静待了几分钟,没有看到它,无名的酸楚涌上心头。

天地万物皆有灵性,都是生命的共同体。放生,就是成全生命,就是修行。

保护生态是人类的宿命,敬畏自然、保护地球家园也是保护人类自己。

第一次放生,不由感慨颇多。

其实,最好的放生是放过自己。

滚滚红尘中,我们或为生活所压,或为健康所困,或为情感所缠,或为虚名所扰,或为浮财所迷,常常把自己装在种种烦恼和困扰的笼子之中,难以逃避。有时候,想方设法追求快乐,却总无法摆脱内心的束缚。因为,我们身在江湖,目染灯红酒绿,把自己看得太重,总是纠结别人的看法和评价。

放生自己不是逃避现实,不是消极的放弃,而是淡然地面对,接受自己的不完美,积极超越。当我们放过自己的时候,才能舍弃束缚,迈向更远的地方,自由自在飞翔,潇潇洒洒游走。这是超脱自我的解脱,是内心的宁静,不再戴着枷锁跳舞,而是高歌猛进。

放飞,是自然的呼唤。放下执念,便是重生的开始。放过自己,以智慧的思考掌控自己的生活,实现追求的梦想;放过自己,以修养的态度关注感受,展现善良与关爱;放过自己,以果敢的勇气激发力量,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;放过自己,以宽容的度量感受内心的平静,展现包容和理解。

天碧蓝而高远,海蔚蓝而辽阔。与鸿雁远征,与海燕飞翔,邂逅属于自己最美的风景,尽享真正的自由和快乐!

◎ 翟红果 (河南平顶山)



星空下的老时光

◎ 梁永刚 (河南平顶山)

周日下了一天雨,六岁的女儿取消了室外活动,窝在家里看书画画。吃过晚饭,雨终于停了,我扯着女儿的手,和妻子、儿子一起,走向薄暮时分的生态园。

漫步在湖畔,女儿不经意间抬头望天,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兴奋:“老爸,快看,天上有星星。”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,墨绿色的苍穹之上,有几个星星在调皮地眨着眼睛。女儿眼里闪着惊喜的光,仰着小脸数头顶的星星:“一颗,两颗,三颗……”星光闪烁,曾经是我儿时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,如今想和星星见一面,实在太不容易,甚至成为一种奢望。

屈指算来,我从乡下调到城里工作有二十几年了,很少在城市的夜空中一下子看见这么多星星。

仰望浩瀚的夜空,感受着女儿数星星时的激动,我不期想起儿时乡村夜晚的满天星光。

从我家老宅往西走不远,是一个坑塘,塘边种了一圈柳树,树荫如盖,万千枝条遮挡出一方清凉。夜幕星光下,这里是村人畅快和恣意聊天的地方,东街柿子西街梨,南坑蛤蟆北坑鱼,前三皇后五帝,想说啥说啥。

坑塘南边是一大片田野,此时的玉米正葳蕤疯长,静谧闷热的夏夜,繁星缀满天际,萤火虫的亮光四处摇曳,为朦胧神秘的夜空增添了几分灵动。孩子们不惜力气,成群结队,顶着满头星光,顺着田埂追逐,扯嗓子喊叫,撒开腿疯跑,风从耳畔呼呼吹过,不时有萤火虫撞在脸上,停

下脚步,伸手去捉,倏地又飞走了。

玩够了,跑累了,四脚拉叉躺在草地上喘息,仰望着满天星斗,你一言我一语:那七颗星星就是爷爷说的勺子星、老师说的北斗七星吧?那一大片有很多星星的地方,是不是书上说的银河、奶奶说的天河?天河比咱庄前面的沙河还要深吧?牛郎织女相见的鹊桥有没有应河上的漫水桥?对于没有走出过乡村的农家娃来说,神秘的宇宙、浩瀚的星空,有着无数解不开的谜。

绵软的小南风吹落了一身汗水,不知哪个玩伴最先念起了众人都熟稔的《猎户谣》,其他同伴也都抬高了音,拖长了腔跟着附和:“天上看,满天星,地上看,一个坑,坑里看,有棵葱。屋里看,一盏灯,墙上看,有个钉,钉上看,挂张弓。弓上看,卧只鹰,不好了,要刮风,刮散了,满天星。刮平了,地上坑,刮倒了,坑里葱,刮灭了,屋里灯,刮掉了,墙上弓,刮飞了,弓上鹰。”

此时此刻,躺在青草地上的孩童,身心完全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,摆脱了割草放牛的羁绊,离开了父母双亲的管教,只有虫鸣蛙叫陪伴在左右,声声入耳,犹如天籁。可能那时候刚学过《数星星的孩子》这篇课文吧,我凝视着头顶的星空,细数着闪烁的星星,憧憬着自己的未来,放飞着美好的梦想,那璀璨夺目的漫天星光,犹如一盏盏指路的明灯,照亮了我孤寂落寞的心灵,承载了童年对外面世界的所有渴盼,指引一个乡村少年走过了懵懂的岁月。



点菜师

华灯初上,流光溢彩,喧嚣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。初秋的傍晚,应邀参加一个晚宴,去的路上耽搁了下,赶到酒店有点晚了。

进房间一看,都是老朋友,一个个跟没事人一样,齐刷刷围着空空如也的桌子刷手机。我一脸懵:“咋回事?咋还没上菜呢?”“就等你来点菜呢!”老单是晚宴的东道主,他应声招呼服务员:“赶紧的,拿菜谱。”

服务员是个20出头儿的姑娘,抱着本子笑吟吟地来到我身旁。我确认了一下人数,把菜谱从头至尾翻了一遍,很快点好菜,顺手把菜谱递到服务员手上。这姑娘瞪大双眼,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我:“啊!您点菜真好,又快又搭配!”老单煞有其事地对她说:“你不知道吧!他是点菜师,有证书的!”“啊!点菜师?怪不得呢!”服务员惊诧了,众人都乐了。我笑着说:“傻丫头,他逗你玩儿呢,快去下单子吧!”

其实,“点菜师”一说并非空穴来风。现在大家生活好了,朋友们经常约着聚一聚,喝几杯小酒,品尝一下美食,交流交流感情。可点菜时大家总是推却,一是众口难调,二是数量和整体不好掌控。虽然酒店也有套餐,但往往不合口味也不实惠。有几次我被赶鸭子上架来点菜,餐后大伙儿都说好,从那以后,朋友们再聚餐,常让我点菜,次数多了,自然也有点经验,被大家戏称为“点菜师”。



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,包罗万象。组织一场盛宴,首先就从点菜开始,尤其是在招待贵宾时,点菜不仅能展示出主人对宾客的尊重,还能体现出主人的品位。菜品可以不珍馐,但搭配不可不优雅。一桌精美的佳肴和合理的搭配,犹如一件艺术品,使人赏心悦目,又大饱口福。

我觉得做到下面这几点,大家都能成“点菜师”。先将酒店的菜谱从头至尾翻阅一遍,对店里的招牌菜、特色菜做到心中有数;再确认入席人数,以便掌控点菜数量,一般说来,全部菜品是客人总数的1.5倍左右;还要了解每个人的忌口,热凉搭配,荤素搭配,颜色搭配,硬菜与普通菜的搭配。一桌菜就点好了。

服务员像燕子一般,轻巧地在后厨与宴席间飘来飘去,一道道佳肴被端上了餐桌。看着朋友们推杯换盏,大快朵颐,兴高采烈,我心里泛起暖暖的满足感。餐桌点菜有学问,更是一种美好,看着朋友笑脸的美好,享受生活的美好。

◎ 薛俊功 (河南平顶山)